

论金爱烂《角质层》中的消费意识形态幻象

苏超慧¹

(1. 广州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韩国作家金爱烂在其短篇小说《角质层》中, 述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市女性自我规训的过程。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出发, 能够批判性地揭示出文本所再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性, 及其对个体的“询唤”机制的内在逻辑。透过韩国消费社会中青年人酸楚的现实境遇, 《角质层》所折射的, 正是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结构性的社会矛盾。

关键词: 金爱烂; 《角质层》; 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 消费主义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119

前言

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泛滥的当代语境下, 消费社会中个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症候日益呈现为物质欲望与阶级身份之间的矛盾纠缠。鲍曼就指出, “消费文化”已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 是当代社会运转的核心。¹如今, 使人凝结的社会力量, 是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活动, 是由他们的消费而构成的生活。²韩国女性作家金爱烂的短篇小说《角质层》(收录于短篇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通过“美甲”“高跟鞋”“旅行箱”等物质符号, 刻画了都市青年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自我规训。目前, 国内学界对金爱烂文学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底层叙事”和“女性书写”, 但从意识形态层面切入的批评较为少见。而弥漫于文本中的“消费文化”, 正是一种意识形态。鲍德里亚就强调, 消费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当代消费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³基于此, 本文将透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穿越文本表象, 揭示《角质层》中所呈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驯服主体的内在过程, 增强对文本症状解读的批判性, 以期为更好理解包括韩国在内的消费主义社会, 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以及现代性精神困境提供参考。

一、商品符号与阶级身份的意识形态幻象

在资本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 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⁴, 这种“想象性关系”通过物质实践被不断再生产。在《角质层》中, 出身农村、来到首尔打拼的女主人公对“中产生活”的追求正是这种想象性关系的具象化: 她通过购买“无荧光剂纸巾”“负离子吹风机”⁵等商品, 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 意图建构“上流”“得体”⁶的社会身份。在消费意识形态下, 这些所谓高品质的商品被赋予了符号意义, 它们能够表征更得体的社会身份、更高阶层的生活。换言之, 女主人公实际上并不是在消费商品本身, 而是在消费这些商品背后的符码意义。但这些消费行为本质上是向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的屈从。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宰制下, 寻求自我认同、获得一种社会身份、过一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生活, 都需要通过市场中的消费实现。⁷她享受使用有机材质的卫生巾、品味高价豆腐的过程, 并因此感到兴奋和满足。这种心理的满足感正源于资本为消费者建构的关于“平等”的幻象——正如马尔库塞所形容的那样, “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⁸, 那么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异仿佛就“消失”了, 而这种幻

¹ 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消费、新穷人[M]. 仇子明, 李兰,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2.

² 齐格蒙特·鲍曼. 立法与阐释者[M]. 洪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23-224.

³ 张一兵. 消费意识形态: 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J]. 江汉论坛, 2008, (09): 23-29.

⁴ 路易·阿尔都塞, 李迅.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 当代电影, 1987, (04): 33-45.

⁵ 金爱烂. 你的夏天还好吗? [M]. 薛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143.

⁶ 金爱烂. 你的夏天还好吗? [M]. 薛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141.

⁷ 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消费、新穷人[M]. 仇子明, 李兰,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68.

⁸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9.

作者简介: 苏超慧(2003—), 女,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学与文化。

象正借由重复不断的消费行为存续。

消费意识形态不仅建构幻象,更以其光鲜的外表遮蔽了背后真实的阶级处境。女主人公为出席友人的婚礼特地穿上了9厘米的高跟鞋,试图构建高贵优雅的“都市丽人”的社会形象,却因仍需要乘坐地铁,不得不踏上“像海螺一样朝地下无限延伸的台阶”⁹,忍受脚部的疼痛,而她那自驾出行的富人朋友只需把高跟鞋脱下放在副驾驶座上,脚上穿着舒适的拖鞋。¹⁰这一细节的对照,从更深层次上折射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华丽的幻象所掩盖的阶级固化的现实本质。小说中,“9厘米的高跟鞋”也与“地铁的台阶”构成了一组核心的对照隐喻。高跟鞋象征主人公对生活质量“提高一拃”¹¹的渴望,而往地下无限延伸的地铁台阶则暗示其实际所处的社会底层位置。外在形象的“向上”与社会地位的“向下”截然割裂,这种空间的对立暴露了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在想象中,个体对其所处的生产关系的认知被消费符号扭曲为虚假的阶级平等乃至的跃升可能。类似地,作品中还提到美甲未普及时,生性克制的女主人公认为在美甲店里消费的女性是懈怠的,而多年后,在美甲店内,疏于护理手部的她则被美甲师调侃为“懒人”。¹²这又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现实生存境况的一种“想象性畸变”¹³的生动展演。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通过“询唤”(interpellation)机制将个体塑造为主体。¹⁴在《角质层》中,主人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是同事们“别的不管,这个必须”¹⁵的消费建议,是前辈“不管多忙多累,都要把自己打扮得生机勃勃”“这也是竞争力”“这些都是自我管理”¹⁶的亲切责备,也有美甲师“你太懒了,疏于手部护理”¹⁷的玩笑……这些日常话语无不使得主人公在“接受意见”的幻觉中逐渐完成主体认同,将主人公“询唤”为资本逻辑场域的消费主体中的一员。

不仅如此,大都市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还将个体建构为“自由消费者”的主体,使“我”对自己“有资格”作出“超过一拃”这种消费选择深信不疑,¹⁸并且误认自己看似自由的消费选择为完全自主的行为。因为主体“一定会在他的物质的实践活动中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来标铭自己的观念”¹⁹。《角质层》中的主人公眼光毒辣,善于识别高档货、在特价百货商场中“淘宝”,看似精明。但从鲍曼对消费主义的批判的视角看来,她的购物技巧越是醇熟,她就越是愚蠢的公民。²⁰因为市场的意识形态早已把她训练成消费者,剥夺了她拒绝市场诱惑的自由,她的对商品的掌控感亦无从谈起。²¹而主人公所谓的自由消费需求也都是被资本社会中的文化、媒体等制造出来的“虚假的需要”²²。这种自由仅仅是在资本操纵下的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消费范围的扩大,以及商品的迭代,是一种“给定自由”²³。都市丽人们享受着美甲过程的“从容和权利”²⁴,女主人公甚至将穿着高跟鞋时的不适感视作一种“特权”²⁵。事实上,无论她们如何与这些需求相一致,这些需求始终都是“要求压制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²⁶。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欲望本身已被格式化为某种社会控制逻辑的一部分,他们无不深陷资本逻辑“召唤”的陷阱,在“成为自己”的幻象中践行着资本权力的指令。

二、消费仪式与主体内化的意识形态规训

幻象借由物质实践产生,因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一种物质存在,通过各种“仪式”落实到实践中,并无时无刻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²⁷《角质层》中主人公的购物行为就无异于一场消费主义的实践仪式。她大量购买标榜进口而溢价的日本生啤等在资本逻辑统摄下被“赋魅”的商品,并从中获得愉悦,还坦言如果这种幸福

⁹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0.

¹⁰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58.

¹¹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4.

¹²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53.

¹³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¹⁴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¹⁵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¹⁶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¹⁷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53.

¹⁸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4.

¹⁹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²⁰ 齐格蒙·鲍曼,克里斯·泰勒.与鲍曼对话[M].杨淑娟,译.台北:远流图书公司,2004:126-127.

²¹ 齐格蒙·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68.

²²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6.

²³ 舒练.穿越幻象:基于资本逻辑的消费主义解构——消费主义泛滥全球的逻辑脉络分析[J].学术探索,2020,(11):33-40.

²⁴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8.

²⁵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1.

²⁶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6.

²⁷ 张一兵.阿尔都塞:社会再生产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训装置——以阿尔都塞《论再生产》为中心[J].江苏社会科学,2020,(01):154-163+9-10.

感可以购买的话,她愿意“继续”²⁸“本来以自我为衡量尺度的幸福被投射在消费幻象的商品消费中”²⁹,又构成了一种完全自愿又自我满足的自我奴役。

尤为突出的是,主人公在美甲店中做的手部护理,同样是一次盛大的意识形态“狂欢”,一次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实践。文本中的美甲店可以视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一个现代变体,是资本逻辑场域的缩影。从去除指甲周围的毛刺、抹搽营养液,再到涂上指甲油,整个过程细致又复杂。主人公对美甲过程“被照顾”的幻想的沉溺,正体现出作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实践主体的她是如何“自由地”接受自身的臣服地位的。³⁰基础护理步骤中被去除角质层——人体表皮正常的生理屏障,在都市场域内却异化为“不整洁”的象征。而美甲这一消费行为将身体的一部分转化为“最昂贵的饰物”³¹,则隐喻着消费主义对个体的劳动属性的剥离,将其异化为符号化的“商品”。因为原生的、粗糙的双手,正是传统印象中劳动者的象征。这种“身体改造”被社会规训为“自我管理”的正当需求,甚至成为了职场人的“竞争力”,与绩效挂钩。勤于护理手部的人成为被推崇为“整洁”的模范,而不做这种过程繁复的手部护理的人,则被视为“懒惰”,这恰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美业利用特定主体对个别主体的支配与排除。³²店员背台词般的程式化的推销话术、美甲师将顾客的角质用纸巾包起展示时兴奋的神情、“我”看着灯光下自己漂亮的美甲时露出的孩子般的笑容,是意识形态镜像结构下主体之间的相认,³³也都无疑构成了这场表演性质的仪式的一部分。《角质层》将这种完整的、已经形成逻辑闭环的、将个体询唤为服从资本秩序的主体的仪式性消费展现得淋漓尽致。

意识形态通过“招唤”使个体内化权力关系,成为主动服从规范的主体。³⁴《角质层》中,“我”对同事们追求高档品牌的购物建议深感认同,眼光变得越来越高;又遵循职场前辈那套从皮肤状态到个人形象、再到社会评价与职业竞争力的意识形态链条,并将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由此观之,皮肤、指甲护理在文本中已超越单纯的生理需求层面,而被编码为“职业素养”的能指符号,其背后隐含着消费意识形态对个人身体进行规训的权力逻辑。当“我”将前辈的评价标准转化为自我审视的尺度时,意识形态已成功在主体内部建立起“自我监督”的机制,这正是阿尔都塞所言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区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重要特征——它是“淡化的、隐蔽的,甚至是象征性的”³⁵。意识形态通过文化、伦理、价值等意识形态符号系统,使个体在“自愿服从”中完成对权力结构的主动维护。文本中主人公消费品位的改变与提升,本质上是她将资本编织的消费幻象内化为“自我需求”的体现,反映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认知框架对主体感知系统的重塑,使其消费行为与职业发展、社会身份乃至个人价值被建构为具有必然因果关系的认知图式。

三、生产关系再生产与阶级困境的循环

阿尔都塞指出,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功能。³⁶这种再生产通过文化符号系统,将个体无意识地整合进资本主导的剥削秩序,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合法性。《角质层》中主人公对消费需要产生了依赖,声称消费让她感觉到自己“正在参与大城市旺盛的生产活动”³⁷。而她虽然工作已有三年,但几乎无积蓄的生存境况,也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理财能力的问题——因为她不过是“追随同龄女性潮流和规则的人”³⁸。当“月光族”“债奴”成为韩国社会青年的群体性症候,说明这一现象很大程度由宏观层面的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的成功渗透造成,实际上也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性矛盾等公共议题。正如鲍曼所言:“消费社会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不是存折社会。”³⁹而这恰恰是资本精心设计的“债务陷阱”——通过消费信贷体系以及“高品质生活”的宣传将劳动者未来的劳动力价值提前透支,从而确保其自觉地、在更长周期内依附于资本生产体系。

意识形态温和而隐秘地让个体将“想象的生存条件”误认作“实在的生存条件”。⁴⁰主人公将自身超前消费行为合理化的表述——“我还年轻,赚钱的日子还很多”⁴¹,正是这种误认机制的典型体现。她以盲目乐观的自我安慰,掩盖了自身被资本逻辑支配的真实处境。她甚至将资本逻辑下带有剥削性质的生产和消费浪漫化地视作

²⁸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²⁹ 舒练.穿越幻象:基于资本逻辑的消费主义解构——消费主义泛滥全球的逻辑脉络分析[J].学术探索,2020,(11):33-40.

³⁰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³¹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54.

³²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³³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³⁴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³⁵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J].当代电影,1987,(03):100-112.

³⁶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J].当代电影,1987,(03):100-112.

³⁷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³⁸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4.

³⁹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75.

⁴⁰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⁴¹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4.

都市的新陈代谢，她从支付账单中，得到自己可以更好地进行生产活动的暗示。⁴²随之形成的经济困境亦迫使其通过劳动继续维持其高消费，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链条。这种意识形态遮蔽机制维系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恶性循环，即普通劳动者越是通过消费寻求身份认同、获得心理满足，就越需要出卖更多劳动力以维持消费水平，从而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生产系统。而大量表面的、符号化、泡沫化的消费，彻底阻断了阶级跃升的可能。因而持续的消费行为、长期的“无积蓄”状态，又更进一步地加剧了工薪阶层的阶级固化。

文本中的“旅行箱”意象深刻隐喻了这一困境。主人公千辛万苦携带旅行箱登上N首尔塔与友人见面，却得知朋友已不打算去旅行了。“我们不像是出门或者即将出门，倒像是被驱逐到远方的人。好像从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拖着如此庞大的行李箱走来走去。”⁴³这是文末主人公的独白，也构成了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个体异化的生动诠释。行李箱作为流动性的象征，在此成为对于资本宰制的意识形态的反讽——消费主义许诺自由与流动，却将个体禁锢于物质累赘与阶级固化的双重牢笼，被囚禁其中的人们也因此成了消费社会的“弃儿”。

结语

金爱烂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的采访时曾指出，文学是将痛苦之人的声音故事化、语言化的过程，而比起“温暖的”语言，“准确的”语言更能还原人的痛苦。⁴⁴在《角质层》中，她恰以真实又细腻的笔触，述写了都市青年工作生活的酸楚，更揭露出浸润于资本宰制的意识形态中的他们欲壑难填、精神贫乏、个体异化的现实困境。金宝英通过对各种生活细节的真实的再现，不仅从日常生活微观权力的角度，揭示出被消费社会的“幻象”所掩盖的阶级固化的矛盾，更构成了对当代意识形态微观机制的敏锐剖析。而当这一“症候文本”被置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视域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物质实践，将个体询唤为顺从的主体的内在逻辑，及其所遮蔽的结构性的社会矛盾便暴露无遗，也为更好理解消费意识形态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提供了更具批判力量的阐释。

参考文献：

- [1] 齐格蒙特·鲍曼.立法与阐释者[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 齐格蒙特·鲍曼;契斯·泰斯特.与鲍曼对话[M].杨淑娇,译.台北:远流图书公司,2004.
- [3]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 [4]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5]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 [M].薛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 [6]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J].当代电影,1987,(03):100-112.
- [7]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 [8] 张一兵.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J].江汉论坛,2008,(09):23-29.
- [9] 张一兵.阿尔都塞: 社会再生产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训装置——以阿尔都塞《论再生产》为中心[J].江苏社会科学,2020,(01):154-163+9-10.
- [10] 舒练.穿越幻象:基于资本逻辑的消费主义解构——消费主义泛滥全球的逻辑脉络分析[J].学术探索,2020,(11):33-40.
- [11] 午荷.书写普通人忍耐困境的英雄一面[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2-25(002).

On the Ideological Fantasy of Consumerism in Kim Ae-ran's "Cuticle"

Su Chaohui¹

¹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the short story "Cuticle", the Korean writer Kim Ae-ran offers a compelling perspective on the process of discipline among urban women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According to Louis Althusser's theory of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t is possible to critically reveal the illusory nature of the ideology of consumerism reproduced in the text and the inner logic of its mechanism of "interpel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Cuticle reflects the structur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at exist within the Korean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ideology of consumerism that is used to mask these contradictions.

Keywords: Kim Ae-ran; Cuticle;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Consumerism

⁴²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 [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⁴³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 [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67.

⁴⁴ 午荷.书写普通人忍耐困境的英雄一面[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2-25(002).